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七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三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子產不毀鄉校頌

樊曰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僞

祝曰僞子產名左傳云僞聞之孫曰伊惟也國僞字子產鄭大夫穆

公之孫子國之

子○僑音喬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

安一作知

遊於鄉校

衆口囂囂

孫曰囂囂多言貌。囂許堯切

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

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

避維善維否

祝曰否惡也易否臧凶。否音鄙

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

不可弭

孫曰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

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弭止也

下塞上聲

孫曰

文六年穀梁傳云上塞則下閤下閤則上聲

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

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

孫曰詩序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及

其已衰謗者使監

孫曰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祝曰詩何用不監注視也。

監古衫切

成敗之迹昭哉可觀

蔡本昭字作照

維是子產執政之式

維其不過化止一國誠率是道

補注率循也

相天下君

一本作者

交暢旁達

一本作通

施及無垠

補注垠界限也五根切又五巾切

於乎四海

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 釋言

洪曰國語晉驪姬之難公子夷吾出奔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義樊曰本篇上命李公相按元和二年李吉甫相則釋言其年所

作也公卒避讒求分教東都李習之所謂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

造公語以飛謗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此也

元和元年六月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

今相國鄭公

名細

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

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盡寫子詩書來

一通云

來以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之於後之

數月

一本作日

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有讒

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

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

同遷於南者凡三人

樊曰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

獨愈為先收用

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已退而愈

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

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

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

敵已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相乎

一無相字

人莫

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

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

肖幸矣其何敢傲於言乎夫傲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

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

祝曰扳引也音班又音攀

不善交

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

孫曰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

無宿貨蓄

資

一作宿資蓄貨

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

抵巇

孫曰抵擊巇險也謂擊其危險之處鬼谷子有抵巇篇謂此。巇許宜切

以要權利夫

何恃而傲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

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



宰相將不信之矣

宰相一作相國

愈何懼而慎既累月又有來

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

樊曰李公則吉甫裴

公則垣也二公與鄭絪皆自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拜相故公於鄭則前云吾時在翰林於李與裴則又云翰

林舍人

子其慎歟

一無歟字

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

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

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吐

補注吐呵也晉史吐

嗟便辨。市有虎

韓曰戰國策龐蔥與魏太子質於邯鄲謂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

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信矣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

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誣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

曾參殺人

韓曰史記甘茂

攻宜陽言於秦王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曾子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有

頃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踰牆而走今臣賢不及曾子而王信臣又

未若曾子母也疑臣者不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譖人

營三人臣恐王之投杼也

孫

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小雅巷伯之詩注云有北北  
方寒涼不毛之地昊昊天

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

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

孫曰小雅巧言

之詩注云僭  
數涵容也

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

今本皆脫夫字

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

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

一本無自字一本作徐又解之曰

市有虎

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

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

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

一作龐下同

夫聰明則視聽不

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

能進而為讒哉

一作能一  
作敢

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

而慎

一無而慎二字  
一云何懼焉

既累月上命李公相

樊曰元和二年正月巳酉

以中書舍人李吉甫  
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

公又相子其危哉

一作矣

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

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

相國一本  
作宰相今

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傲相國

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今乃知免既而讒言果

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集注南陽公謂徐帥張建封也李君房張壻也貞元六年進士公以十五年秋季來佐徐州幕作此文其後君房自著作佐郎除太子舍人知宗子表疏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

鳥一作焉吾

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

孫曰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封南陽郡公君房仕建封幕府

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

為之言勇不動于氣

動一作為

義不陳于色南陽公之舉錯

施為

一本無之字

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

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

一無其字

凡在此

一無此字

趨公之庭議

公之事者

孫曰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謂僚幕也

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

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

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之不知者

一無之字

將曰李生之託婚

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

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

孫曰從事於彼謂為他帥所辟

吾為南陽

公愛之

吾為一作吾能為

且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

且一

又作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

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懽欣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  
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  
口矣吾重為天下愛之

### 張中丞傳後叙

樊曰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  
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  
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  
最為疎畧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  
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  
皆減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

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

并舊傳為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孫曰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公舉薦進士得李翰所為張巡傳樊曰巡鄧州南陽人巡既

死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建封及翰等咸謂巡蔽江淮阻遏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為之傳表上之詔編列史官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

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

遠立傳

樊曰遠杭州鹽官人許敬宗曾孫

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孫曰萬春



事巡為郎將至德元年七月賊將令狐潮圍巡於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應潮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畧不及南霽雲而強毅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均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

孫曰至德二年正月甲戌安慶緒將尹子奇以

兵十三萬趣睢陽遠為睢陽守告急于巡巡時保寧陵引兵入睢陽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知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戰鬪盡出於巡

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

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

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樊曰是歲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巡遠俱被

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生致遠於洛陽至偃師後死大厯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奇分部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剖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死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軀巡功業隳敗則遠於臣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使去疾與遠子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可乎是時去疾尚幼事未詳知且艱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

地食其所愛之肉

孫曰昨陽食盡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

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虺蜥

蟻子之援

孫曰虺蜥大蟻也○虺音虺蜥音浮

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

語以國亡主滅悟之

孫曰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

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

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

能數目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

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

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廵分城而守

孫曰八月廵守

東北遠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

詬一作語

此又與兒

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廵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

羸之餘

祝曰創傷也禮記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殘者曰傷○創楚良切羸倫為切

雖欲

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

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

樊曰賊將尹子奇久圍睢

陽城中食盡議弃城東走巡遠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溫公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統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沮遏其勢

沮或作阻

南耳誠如溫公所云是亦遮蔽江淮也

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

一二數

所拒

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

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孫曰孟子距詖行放淫辭淫辭謂淫亂之辭○政一作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孫曰

董晉鎮汴州張建封鎮徐州公皆為從事屢道於兩州間州一作府親祭於其所

謂雙廟者樊曰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昨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老

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乞救於賀蘭也一本無也

字一本又無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已上不肯出

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彊其亮切又其兩切具

食與樂具一作且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

人雖音緩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

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

皆感激為雲泣下樊曰舊傳云霽雲曰請啣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而此云因

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坐大驚柳子厚作霽雲碑則云自啣其指曰噉此足矣司馬溫公考異從

舊傳又按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一指一座大驚新舊傳與公書大畧同此最為

有理至如噉其指曰噉此足矣則無謂也中丞謂巡也蓋是時巡拜御史中丞遠侍御史雲知賀蘭

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

著其上甎半竒著直畧切一作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

所以志也

孫曰河南節度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廵

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凌逼重圍半年食盡兵窮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啗軍人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十城中之人分當餽賊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存念亡言發響應何得宴安自處殊無救卿之心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啗一拾留於大夫示之以信霽雲還睢陽未幾城陷樊曰舊傳云初賀蘭進明與房琯素不協及琯為相以進明為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復用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進明叔冀恃名位畧等不受進明節制及霽雲至乞師進明擁兵臨淮懼叔冀見襲兩相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郡邑為墟由執政之乖經制也或曰韓作張廵傳後序止言賀蘭嫉廵遠聲威功績出已上



不肯出師救絕不言許叔冀事豈舊史傳之誤耶於是  
孫之翰論曰愈叙張巡事益以李翰所遺落故據汴徐  
間老人言有所書耳老人之言傳當時事迹又豈能窺  
進明之情也況愈之所書止謂遺事故不盡言其本末  
耳又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憾同援梁宋事此  
亦足證明則房琯挾怨失人致睢陽失陷頗得其實愈

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

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雲

一作又  
降霽雲

雲未應巡呼

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

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

於巡及其起事

一作及  
起事

嵩常在圍中籍大厯中於和州

烏江縣見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廵初得臨渙縣尉

孫曰以廵

者以廵立功故得官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廵遠事不能

細也云廵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

何為久讀此

久一作又

嵩曰未熟也廵曰吾於書讀不過三

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

為廵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

上諸書試以問廵廵應口誦無疑嵩從廵久亦不見廵

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

樊曰廵開元二十四年進

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未有云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將士賦詩有云累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又夜聞笛聲詩有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章可見矣。一本作未嘗。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字亦且有草。

數萬

一無且字

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

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

巡起

一作見巡之起

或起或泣

或起一作猶起

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

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

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為兄

補注

遠呼巡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為兄也

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一有而字嵩將詣州訟理為

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 河中府連理木頌

孫曰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興曰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韓曰司空咸寧王謂渾瑊也德宗興元元年八月癸卯以

瑊為河中尹河中節度使封咸寧郡王七年謂正元六年木連理生於河之東邑無一

之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一作始維吾

王之德交暢者有五一無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

回孫曰謂平朱訛舉正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孫曰

功加侍中司孫曰書曰百僚庶庶尹克司尹庶尹百工也來帥熊羆孫曰

為河中節度使也四方作儀閔人鰥寡一作仁不寧燕息人樂王

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孫曰府謂節度府王

屬異體同心體一作事異歸民于理一作治天子是嘉俾

錫勞王勞音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

殊本連理之柯

之柯今作枝柯非

同榮異龍之禾

孫曰書唐叔得禾異畝同

穎異畝異壘也同榮同穎也

吾侯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明於大君

孫曰大君人主易曰大君有命是也。欲一作將

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

石垂耀無極余抑王也

一作王亦抑余一作王余抑也一又皆作王抑余也奮肆

姁媮

洪曰姁媮和悅貌選云姁媮致態孫曰姁媮美貌。二音幼俞

不知所如願託頌

詞長言之于康衢

孫曰爾雅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史記有康莊之衢是也

頌曰

木何為兮此祥詢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

人兮不忘

人一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樊曰時董晉鎮汴州公為之佐補注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後

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韓曰隴西公董

晉也。一無隴西二字

越三月辛巳朔

越於也

水門成三日癸未大

合樂設水嬉會監軍

孫曰俱文珍為監軍

軍司馬

孫曰陸長源為行軍司馬

賓

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

孫曰禮記主人

肅客而入肅進之也

宮室始成祭之為落士女饌會

祝曰說文饌調也楚詞風習習兮饌煖補注書

四方民大和會  
○蘇古和字

閔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

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弗合者誕

誕大也

寘聯鑠於河宵浮晝沉舟不潛通

舟一作作用

然其襟袍虧疏

孫曰襟袍以衣喻之

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

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八載

樊曰即德宗正元十二年

此邦之人遭

逢疾威囂童噉噉

祝曰囂愚也囂童李迺噉噉皆聲也莊子而我噉噉然周禮夜呼旦以詔

百官○噉音呼

劫衆阻兵

孫曰正元十二年六月乙酉宣武軍節度使李萬榮卒子迺自



為兵馬使左氏阻  
兵無衆阻恃也

凜凜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有一

李勉二  
字非

受命作藩

孫曰七月乙未以晉為宣武軍節度使代萬榮

爰自洛京單

車來臨

孫曰晉自東都留守移鎮宣武故云爰自洛京晉既受命與騎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故云

單車  
來臨

遂拯其危

拯一作持

遂去其疵弗肅弗厲

厲嚴也

薰為太

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

穰如兩切

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

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開寇

偷

開侯肝切一本作扞

黃流渾渾

黃流黃河也○渾渾並胡本切

飛閣渠渠

渠渠大也

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

澤

一作文 一作淳 一作又作天下之文

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汙汙

孫曰汙水

貌

源于崑崙

孫曰山海經崑崙之山河水出焉

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

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 宴喜亭記

韓曰亭在連州公貞元十九年十二月自監察御史出為陽山令時作陽山於連為屬邑

大原王弘中

樊曰王仲舒字弘中

在連州

樊曰按順宗寶錄貞元十九年左補闕張正買

上疏諫它事得召見正買與仲舒相善有告王叔文等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識叔文因譖正買等九

月甲寅弘中坐與正買善貶連州司戶弘中之貶與公同年而公日月後之也與學佛之人景

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

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

糞壤焚榴翳

孫曰詩作之屏之其榴其翳注曰木立死曰榴自斃曰翳。榴側師切翳於計切

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

呀張口貌呼加切

窪者為池

祝曰窪說文云清水一曰窞也老子窪則盈。窪烏瓜切

而缺者為洞若

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

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禦寒暑

一作以禦風雨寒暑

既成愈請

名之其丘曰侯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侯德之道

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

孫曰書滿招損謙受益衆水所赴故云謙受

瀑曰振

鷺之瀑

孫曰詩振振鷺鷺于飛振振羣飛貌○瀑音僕

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

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

孫曰秩秩有常德也

谷言容瀑言

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之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

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

孫曰左氏有汾澮以流其惡惡穢濁也

泉之源

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

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者也

孫曰魯侯燕喜詩閼宮之文○頌者也是一作者

頌也一於是州民之聞者

一作州民之老一作州之老無者字

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

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宜多凡天作而

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外郎貶秩而來一郎無

二字一作吏部侍郎樊曰時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諸本多作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誤矣當作吏

郎部員外郎也次其道塗所經自藍田山樊曰即京兆府藍田縣之山入商

洛樊曰在今商州涉浙湍樊曰房州舊有浙州有浙川縣武德五年省縣入房陵隸房州貞觀八年

省州入內鄉隸鄧州孫曰浙地本楚之白羽至秦改為浙○浙持益切臨漢水升峴首以

望方城集注漢水峴首並襄州禹貢導漾東流為漢顏師古曰漾水出隴西氐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為

漢方城山名今在唐州方城縣界一名黃城山○岷胡典切

出荆門

樊曰荆門在今江陵府

下

岷江

祝曰岷山名江水所出書岷山導江○岷眉巾切

過洞庭上湘水

樊曰洞庭在岳

州湘水出零陵○上一作止

行衡山之下

樊曰衡山在衡州

繇郴踰嶺

樊曰郴謂

郴州在唐隸江南西道嶺謂嶺南連州所隸也○郴音琛

猿狖所家

狖音

魚龍所宮

極幽遐瓌詭之觀

瓌公

宜乎於山水

乎一作其飫聞而厭見

也

樊曰此段文意則太史公所謂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于沅湘涉汶泗講業齊魯

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鄒彭

今其意乃

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

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集注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為濠取水名也公作

記在貞元十五年尚為豪諸本作濠誤矣下同

書記之任亦難矣

孫曰景龍元年置節度府掌書記一人

元戎

孫曰詩元戎十乘元

戎也總齊三軍之事

孫曰古者大國三軍軍萬二千五百人。總一作整字

統理

所部之

亡配謨耕切

以鎮定邦國

定一作守

贊天子施教化而又

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

孫曰周禮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聘曰問慰

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

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

孫曰兼人猶過人也

莫

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

則其所辟

一有之字

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

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

孫曰興元元年十二月以壽州刺史張建封兼御史大夫充豪

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

孫曰貞元四年十一月置徐泗豪三州節度使徙建

封為

歷十一年

貞元四年也

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



高陽許子容

集注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

入仕於王朝今為尚書禮

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

集注杜兼字處弘

今為尚書禮部

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

樊曰許杜見唐書而李博貞元

八年公同年進士也唐書無傳獨於此見其後為宣州客又見公送楊儀之序

自前鄉貢進士

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

洪曰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萬卷博

公同年進士贈李君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

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

所辟實所謂宏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

南陽公之文章

一作苟有未知云云

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

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一作

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

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一無之字而陷置于壁

間來者得以覽觀焉

### 畫記

樊曰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此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僅似甲乙帳爾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歎亦可愍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

兵立者十人一人騎而執大旗前立一無騎而被甲載

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

擁田犬者一人孫曰田犬獵之犬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

人執羈勒立者二人祝曰羈勒絆也馬韁也禮記執執羈勒而從孫曰羈絡也勒韁也○

羈居宜切勒丁歷切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孫曰臂即鷹之

類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而一作騎坐而指使

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集注冑兜矛也手執也鈇莖斫刀也

鈇鉞也植立也鈇風無切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

者二人

祝曰偃息也寢卧也

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

又有一本

方涉二字

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

補注按筆墨間錄云予嘗愛附

火語王乃王弼云火有其炎寒者附之附近也

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

一人

孫曰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注矢所以投也○奉音捧

舍而具食者二

十有一人

孫曰舍居屋下也具字一本作且二十有一人一云十有一人蓋以總數數之也魯子開

云挹且注者四人

集注挹酌也注灌也詩不爾挹且注者四人可以挹酒漿○挹音邑

牛牽者三

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

者六人

一本婦人作婦女又下無以字

載而上下者三人

孫曰謂上下車也

孺

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主事三十有二馬

一本作爲

人大小百

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

上者下者

一有馬字一作亦有馬之下者馬

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

翹者

孫曰翹舉足也一本有牽者無陸者一本有陸者無牽者

顧者鳴者寢者訛者

孫曰詩或寢或訛訛動也

立者

一有人立者字

齧者

祝曰禮記庶人齧之齧齧草也下沒切

飲

者洩者

洩便也所交切

陟者降者痒磨樹者

痒以兩切

噓者

噓吹也

嗅

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

踶踶也徒計切齧五結切

秣者騎者驟

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

馬一

作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牛大小十有一

頭橐駝三頭

孫曰橐駝者言能負橐而駝物。橐一作駱。

驢如橐駝之數而

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

孫曰說文

旃旗曲柄者兩乘也力讓切

雜兵器弓矢旌旗

孫曰周禮游車載旌旌者謂析羽注於髦

首所以精進士卒

刀劒矛楯

孫曰楯所以扞身蔽目者。楯樹尹切。

弓服矢房

孫曰

服弓衣亦作箭房以盛矢

甲冑之屬餅盃簠簋

孫曰簠簋之長柄也史記虞卿躡蹻擔簠

是也筮蓋也。○簠都滕切筮一作筮字

筐筥錡釜

祝曰錡三足釜也詩維筐及釜孫曰方曰筐圖

曰筥皆以竹為之三足曰錡無足曰釜。○錡其錡魚倚二切

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

弈之具

壺矢一作投壺之矢

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

戌年

樊曰即貞元十年也

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

者

集注中叔字子重○一無有字

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碁

洪曰沈存中云彈碁有譜

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為小壺四角微

隱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

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斜角斜彈一發

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孫曰西京雜記漢元帝好擊鞠

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碁之戲彈碁有譜一卷

盡唐人所為柳子厚序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

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

一無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

一人字

雖百金不願易也

明年出京師至河陽

樊曰當是貞元十一年孫曰河陽公家世所墓

與二三客

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

感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手之所摹也

一作余之手之所摹

也一作余所摹也摹亦作模

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嘗有志乎茲

事得國本

國一作故

絕人事而摹得之

摹一作模

遊閩中而喪焉

居閑處獨時往日來余懷也

一本無日字是

以其始為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

都焉

孫曰大都大畧也

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



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

孫曰貳謂副貳也

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

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

一本不重出主簿尉三字

丞位高而偏例

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

手

鉗束也

右手摘紙尾

摘它歷切一作指

鴈鶩行以進

鴈一作鳬

平立

睨丞

睨邪視音詣

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

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

出主簿尉下効數慢

効胡得切

必曰丞至以相訾謗

祝曰謗不省語

也前漢聲謗謗孫曰說文云不省人也○訾將此切謗牛刀切

丞之設

一作役

豈端使然

哉博陵崔斯立

補注斯立字立之清河人

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

演迤

涵一作澄

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

再屈於人

集注立之貞元四年進士第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頷下髭此其所謂再進而

再屈于人也或謂屈當作出乃與詩意合是不解公所謂屈于人之意耳屈于人屈人也

元和初以

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

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

巨禁切

不得施用

一作行

又

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一本作丞喜負余則盡

枿去牙角枿五割切一作拆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文蔡本作之丞

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補注墁泥

也祝曰孟子毀瓦畫墁注畫墁畫地也○墁莫干切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

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漚漚循除鳴祝口

說文水裂聲也除階也○漚古栢反斯立痛掃漚韓曰漚漚漚注對樹二

松日吟哦其間一無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

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 新修滕王閣記

樊曰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叙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蓋叙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者此而矣歐陽永叔為襄守史中輝記岷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記岷山亭蘇子美為處守李然明記炤水堂蘇子瞻為眉守黎希聲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畧同豈作文之法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

登臨一作臨觀

而滕王閣獨為

第一

孫曰滕王名元婴高祖之子永徽中為洪州都督作此閣

有瓌偉絕特之稱

祝

瓌偉壯麗也選瓌艷  
奇偉○瓌公回切

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

韓曰王勃字子

安為滕王閣序王緒為賦貞元元年王仲舒為連州司戶為修閣記壯其文詞益欲往一

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

事斥守潮陽

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坐言佛骨事責為潮州刺史○潮陽一作揭陽

便道

取疾

孫曰便道捷徑也

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

王閣者

集注洪州本漢南昌縣

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

孫曰

七月己丑上尊號大赦天下區內區宇之內也

移刺袁州

孫曰十月丙寅公量移袁州刺史

袁

於南昌為屬邑

孫曰袁州隸江南西道

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

詣大府

謂帥府也

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僅得一

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

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

樊曰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

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

信撫素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

殺

生一作施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

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

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已所事以勤館

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

浹子協反

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

與去聲

酒半

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治新之

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

月公又來燕於此公胡得無情哉

胡一作鳥

公應曰諾於是

棟楹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

孫曰楹柱也檻欄也

蓋瓦級甃之

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

祝曰赤白繪畫之色前漢為其泰漫漫而不可知注

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幹切。漶胡館切。又乎貫切。鮮一作圭。

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

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

為我記之

一無其字

愈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

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

一作者焉

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

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

作之歲月自見本篇

愈叔父

樊曰名雲仲仕終禮部侍郎

當大厯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



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

樊曰上元辛丑

特進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南雲卿為平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

並載姚鉉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朝

獨為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

卿孫女也觀此則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公所云益可見矣

樊曰陽冰為將作少監唐人篆書無出李陽冰舒元與志陽冰篆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

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

樊曰

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一本作擇木益

能八分一作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

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

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

補注董丞相晉貞元中鎮汴州

公為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

孫曰書序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論語孝經皆漢衛宏科斗文字科斗文字謂蒼頡古文其狀類科斗

官書兩部合一卷

孫曰衛宏字敬仲光武時為議郎作漢儀四篇載西京雜事

愈寶

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

補注貞元六年識歸公

樊曰歸登字冲之有文字工草隸

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

依據益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

獲讓亟去吏切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詞宜畧識字

識一作宜畧古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令

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一無愈字益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

歸氏十一年補注元和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七百九十八

集部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四 宋 魏仲舉 編

雜文

鄆州溪堂詩 并序

樊曰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時高古風敢樹降旗而作之者下何人能及矣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極湜上侍郎宗伯鄆塘正謂此鄆州溪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文章宗伯也集注退之文有石本者鄆州溪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縣北劉

村路應碑州廨田氏先廟碑鄭州滎陽索河  
上鄭詹碑衢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珣碑  
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州  
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  
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今文注其  
下補注陳齊之語錄曰秦少游云退之元和  
聖德詩與平淮西碑如出兩手予以歲月考  
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鄭州  
溪堂詩則又曰  
如他人所作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

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  
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

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充以華州刺史禮  
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郛即平盧軍所治

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

今本有揔字

為鄆曹濮節度

觀察等使

濮音卜

鎮其地

樊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

遂為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揔及此二人也

既一年襲其軍

號曰天平軍

韓曰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

韓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揔奏也上

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

孫曰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上

鎮地詔總徙天平以其人之安公也

今本云以彼人復而召揔還將大用

歸之鎮

孫曰會總卒帝以鄆人附揔詔復遂鎮

上之三年

韓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

即位其曰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三年則長慶二年也

公為政於鄆曹濮也

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

心一力

時等齊也古充切一作專。今本作竭心力

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

密始分而殘其帥

洪曰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也其後

幽鎮魏不悅於政

今本作于政

相扇繼變

洪曰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

使朱克融因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及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

殺兵馬使史憲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

洪曰謂二年武

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同於三方

孫曰三方惟郛

節度使崔羣也。置一作署

也。惟一作

也。惟一作

也。惟一作

也。惟一作

也。惟一作

也。惟一作

也。惟一作

也。惟一作



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

孫曰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

李正己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

將彊卒武曹濮於

鄆州

今本作曹鄆於濮州一本作於曹濮州

大而近軍所根抵皆驕以易怨

以而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

赤立新舊不相保持

一作恃

萬目睽睽

孫曰睽睽相顧貌韓曰說文目不相

聽也○睽睽並領畦切

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

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

化也以武則忿以憾

今本作而憾

以恩則橫而肆

橫去聲

一以

為赤子一以為龍蛇

孫曰以恩待之故若赤子以武威之故若龍蛇

憊心罷精

憊病也蒲拜切罷音皮

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

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

今本

有也

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

今本無

封扶風縣

開國伯

今本無封字縣作郡字

以褒嘉之

孫曰是歲就加

公亦樂

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

西北隅號曰溪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

事陳曾

孫曰曾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

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

亦至于此邦之人繫公之化

繫繫也韓曰說文綴得理也。繫力佳切一本作繫

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

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

而暗無詩歌

暗與瘠同

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

本今

無而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壺

孫曰九壺九州也。壺與廬同

有葉有年

葉世也

有荒不條

條治

也今本不字作有字

河岱之間

孫曰河岱皆天平之境

及我憲考一收正之

收今本

視邦選侯以公來尸

尸主也

公來尸之人始未信

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

得分願

分扶問切

孰為邦蟬

音年今本作蟬

節根之螟

孫曰詩去其螟蟘及其蠹

賊毛氏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蟘食根曰蠹食節曰螟皆蠹類也

羊狠狼貪

補注史記狼如羊貪如狼

以口覆城

孫曰以口覆城者謂以利口傾覆之也

吹之煦之

孫曰煦亦吹也況羽切

摩手拊之箴之石之

孫曰石砭也謂以石為錢也。今本箴作針

膊而磔之

祝曰膊說文薄膊膊之屋上左氏成二年傳龍人因盧蒲就魁殺而膊諸城上磔開也張也。膊音柏磔陟格

切凡公四封

四封四境

既富以強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

帥征

今本帥作師

不寧守邦

孫曰可以帥征者言可驅之征伐不自守邦而已言得其懽心

公作溪堂播播流水

播播水貌

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

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

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

孫曰駭駭考皆鼓聲

公在溪堂公御琴

瑟

孫曰詩琴瑟在御

公暨賓贊

孫曰賓贊謂幕僚

稽經諏律

祝曰稽考也諏訪也

詩周爰咨諏左氏咨事為諏○諏尊胥切

施用不差

施詩志切

人用不屈

孫曰用謂由是

也施由是而不差人由是以不屈言皆得其宜也

谿有賓苾

孫曰諫文賓苾也根浮水而生苾雕

胡也一名蔣周禮魚宜苾○苾與蘋同音萍苾與苾同音苾

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

詩左書

詩一作琴

無我斃遺

孫曰斃厭也無我斃遺者言無厭棄我而去○斃徒故切又音

亦此邦是庥

孫曰言且庥此是邦也

### 猫相乳

韓曰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為幾乎諂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為諂矣

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

一無有母字

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

咿音伊

其一方乳其子

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於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猫人畜

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夫其一作此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今夫以功德如是祥祉如是

其善持之也可知已因叙之為猫相乳說云爾

進士策問十三首

樊曰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

龜筮孫曰書洪範之文

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

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

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孫曰易繫辭○機易作幾而春秋

亦有譏漏言之詞

樊曰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



也何休注此引易  
幾事不密為證

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

也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  
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

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

樊曰老蘇曰聖人之

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

人之書者其何能辯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也願承

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

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

孫曰古之人謂漢太史公司馬遷也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

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若五

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

各適於時救其敝而已矣夏殷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

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

一有然字

焉所謂三

者之異云乎

馬一作鳥

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

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

霸

一本霸上有興與二字

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

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

宋魯獨稱頌焉

樊曰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

過自誓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書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秦

穆之德不踰於二霸

孫曰二霸齊威晉文

宋魯之君不賢於齊晉

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舍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

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盖有楊墨者

孫曰楊朱字子居後與墨

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十一

篇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

孫曰楊子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則既廓如也

蔡本無則字

今其書

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

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一作將何以

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

管夷吾以其君霸

韓曰孟子管仲以其君霸

九合諸侯

孫曰孔子曰威公九合諸

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兩

郵兩幽糧貫首止甯毋葵丘之會是也一匡天下戎

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

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

於己乎

一無而字

秦用商君之法

商鞅相人

以富國以強諸

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

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

樊曰以管商所學不純於王道

也故管仲功烈如彼其庸非求其名不責其實歟願與卑秦用商鞅二世而亡

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焉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

孫曰禮記趙文

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  
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又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

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

一本而下

有所

其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

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  
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  
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下及晉魏之亂

一本

作以至于吳蜀魏  
下及晉氏之亂

國分如鎰銖

鎰銖言小也祝曰八銖為鎰二十四銖為兩莊

子累累而不隆則失者銚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  
銚○銚側持切銚市朱切

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  
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勲一作勢又有

倍於是有一作加其為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

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咸一作或豈今之不及古之人

邪一本今之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以委之以大

臣宰相之事一本而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

無以字



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  
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

孫曰此禮記經解之文孔穎達疏正則獲吉邪則獲

凶不為淫濫是潔淨也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也

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

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周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  
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  
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一苟得无咎

一本作二苟得无咎

一有悔安

在其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  
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一有其血戰之於事其  
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  
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在穀帛

仰恃也  
魚向切

穀帛既豐無飢寒之

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

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

一作益賤

人益困者

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

足而反不足其故又何也

孫曰此錢重物輕之弊也公嘗有狀論列此弊極詳見集

三十七卷末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

孫曰易繫辭之文

又曰無為

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

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

水懷山襄陵下民其咨

民一作人

夫親九族平章百姓和萬

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

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

一作慎

又曰叙百

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

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

又曰分十二州隨山濬川隨一作封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

色出納五言嗚呼何其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

理者何也樊曰孟子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觀二典所載始于憂勤如此此其所以垂

衣裳而致無將亦有深詞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

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辯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

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於今則  
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  
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  
樂於萇弘是也

解見  
師說

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

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

衣於既  
切下同

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

所守聖人未嘗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  
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

人之于人猶父母之于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焉足以為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樊曰公誰氏子詩云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

妄矣

### 諫臣論

韓曰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愆慨引誼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

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  
抑公有以激之歟○一本題作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

孫曰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

可以為有道

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

孫曰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

夜不出六年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

鄙也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

樊曰城及進士第乃去隱

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閭里相訟不詣官府詣城請決

大臣聞而薦之天子

以為諫議大夫

孫曰城後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虢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薦為著作郎後

德宗令長安尉楊寧賣束帛詣夏縣所居召之

城赴京辭讓德宗召見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

華陽子不色喜

一無色字

居於位五年視其德如在草野

一無草字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樊曰初城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

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將問所以者城知其

意輒強以酒客辭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酬酢客或時先醉卧席上城或時先醉卧客懷中不能聽客語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

孫曰易注云居

得尊位為恒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惡得為有心專貞從唱而已此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

道之士乎哉

惡音烏

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一有字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

易作蹇

匪躬之故夫不以



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

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

事之心高一作爲事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孫曰居無

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則有冒進之患在志不可則尤

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有曠官之刺之一本則下不終無也終字一作今陽子實一匹夫一本

有而字無實一匹夫四字趙本在位不爲不久矣在位一作聞作陽子實一介之夫

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加一作知

而未嘗一言及於政一無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

肥瘠

音籍

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

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

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

一本

言下再  
有言字

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

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

孫曰孟  
子之言

仕不為貧而

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

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

孫曰擊柝行軍  
夜所擊之木

蓋孔子嘗為委

吏矣

孫曰委吏主委積倉廩之吏。委於偽切。

嘗為乘田矣

孫曰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

芻牧者乘音剡

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

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

一作祿秩

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

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

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

招音翹舉也

故雖諫且

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

之用心亦若此者也

一有字

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

茲所謂惑者矣

茲一作滋

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之者大

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

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

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有直言骨鯁之臣天

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

孫曰襄二十六年左氏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

成八年左氏從善如流

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

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

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

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是啟一作其咎字非

或

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

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

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

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

矻勞

也音窟

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

孫曰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

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

孫曰文子墨子無黔突孔無暖席突竈也黔黑也

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

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察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

其上矣

身一作賢

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

一有者字惡

得以自暇逸乎哉

惡音烏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

韓曰子貢

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

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

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

費方味切一本於辭亦作于辭好

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

孫曰國語柯陵之會

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于淫亂之間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

音翹招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

得其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

直而加人也

蔡本作而加於人也

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

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

孫曰此亦單襄公之

言。一作善言非

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

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補注

林少穎曰退之譏陽城曰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

孫曰經謂儀禮也儀禮喪服篇有此文總十五升布一曰兩麻一絲作

春秋

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

樊曰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

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緇謂遠也

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皆無

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

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

經亦謂儀禮

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



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

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總也

言一作云

傳稱舉下緇者緇

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

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純凶

況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

樊曰自江熙以下皆莊公三年

穀梁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

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必無

服送至親也

洪曰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非之服鄭玄服總三月注云訖葬而除

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

孫曰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

文弔而加此又其著者也

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麻無服字

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

有焉

孫曰亦孔叢子之文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服不變謂衰服不變

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

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

韓曰隱元年左氏天

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

無故未有過時

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

樊曰春秋

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

若有故而未葬雖

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

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

樊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厯葬于焉

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諱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前是出而為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

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

孫曰隱元年左氏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

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一本或無故字

喪事有進而無退

孫曰禮記檀弓之文

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之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

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傳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一作以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貞元十年應博

學宏詞所作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

孫曰唐制太常寺太

廟齋郎一百三十人兩京郊社署一百一十人凡有事

于廟社則太常少卿率齋郎入薦香燈整拂神幄出入

神主將享則與執籩豆駿奔走

良醞令實尊壘

大也謂大介走于廟執事也爾

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

以役于其官之長

謂上

太常

不以德進不以言揚

孫曰禮文王世子或以德蓋

取其人力足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

籩豆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

未爵命者

之一無以字

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

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

官而授之以事

樊曰按唐志太常寺有齋郎百一十人太廟九室有長三人又有蠶洗二人郊

壇有掌坐二十四人凡室長十年掌坐十二年皆授官

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

經舉或以能又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

樊曰唐有國子

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凡六館書學者教以石經說文字林

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

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道以業

一本

作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

業則不可得而齒於國學矣然則一無然字奉宗廟社稷之

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

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

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

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一無之字

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

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

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



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

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彞壘洗

孫曰彞尊

也宗彞者祭宗廟之尊

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

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

不專故也此非近於不敬者歟

此非一無此字

又有大不可者

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隳壞

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數加少

數一作教

學生之道益貶而齋

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

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 禘祫議

孫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於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集注禘祫之議攷之新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榮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兆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

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行  
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  
公議與公合後卒詔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  
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興  
聖廟禘祫就本室饗  
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

孫曰時貞元十八年

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

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

伏以陛下追孝祖宗

一無孝字

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

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

中之初迄至今歲

孫曰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請為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

則享禮儀使頗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為昭穆上從之是歲十月祫享奉獻祖東向而饗之由是議者紛然唐之先涼武昭王嵩之後嵩字玄盛後追諡曰興聖皇帝嵩生歆字士業歆生重耳字景順重耳生熙字子良追諡曰獻祖宜皇帝熙生天賜字法真追諡曰懿祖光皇帝天賜生虎字文彬追諡太祖景皇帝虎生昂追諡代祖元皇帝

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

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効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

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之主之一作廟宜永藏之夾室

曰

正元七年十一月太常少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詔下百僚議八年

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七人議獻懿二祖宜藏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

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

雖藏于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

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

毀之瘞之孫曰嶸等又言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于園

惠主邊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宜瘞于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邊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

一本作宜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

一墠韓曰禮記注云封土為壇除地為墠。墠時戰切其毀廟之主皆藏于祧

廟

樊曰禮記述廟為祧注云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祧廟之中

雖百代不毀祫則

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

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

孫曰開元十年六月

增太廟為九室

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

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

孫曰員外

即裴樞曰建石室于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

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

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

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

一作遲

不即饗于下國也

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

孫曰考功員外郎陳京同

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于德明興聖廟京與左司郎中陸淳先為此議後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及

鴻臚卿王權等申行之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為

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

一無子字

今欲正其子東嚮

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

別立廟於京師

孫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

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

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

韓曰已上皆禮記祭法之文

漸而之

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

韓曰煬說文云炙燥也音恙

春秋非之

孫曰定九年公羊傳九月立煬宮非禮也

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

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

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經不通

經一作禮此

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衷以為殷祖

玄王

孫曰玄王禹也詩玄王桓撥是也

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

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後代之



法也

一本傳下有於字

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孫曰文二年左氏之詞

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神之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採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

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或云貞元九年應

博學宏詞所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

孫曰書序云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家

語史記皆言孔四科之目

補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也見論語注

孰非

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

韓曰語曰汝為君子儒

其於過行

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

孫曰易顏氏之

子其殆其故何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孫曰

庶幾乎

禮曰自誠明謂之性

根中庸之至德

孫曰語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

苟發諸

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

由一作曰

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

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

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

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

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

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

容中道聖人也

一作聖人者也

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

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祝曰此中  
庸之文

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

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

不能無生於其心而不暴之於外

一作而  
亦云云

考之於聖人

之道差為過耳

補注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

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

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

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

隱約易其心

隱約一作窮隱

確乎不拔

韓曰易確乎其不可拔

浩然自守

祝曰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堅高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

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

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

無一

不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

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

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謹論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樊曰李祕書不識為誰或作李秘然當時亦無有所謂李秘者孫曰稅當作祝其字從衣博雅云過制追服謂之稅輸芮切亦音吐外切補注公既作此書先儒劉原父嘗辨其說

今附注  
篇末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孫曰禮記

檀弓之文鄭玄注云日月已過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謂在遠者聞喪恒晚終無服

可鄭玄注云是以情責情

孫曰檀弓無此注

今之士人遂引此

而不追服小功小功之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

孫之下殤

適音的

與昆弟之下殤

孫曰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

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尊則外祖父母恒服

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

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

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及時則

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

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有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

補注唐子西云泥水



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三字悚息尤甚一作深愈再拜補注

劉敞原父之論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于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

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

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于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于外哉間其死則悲哀豈有間于新故

死哉甚矣韓子之達于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蕃斷其殺至于大

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總外親之服以總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于文而

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于是也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總其情至于是也因其情而為之

文親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

稅不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墓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墓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于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衣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 太學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

孫曰不敢比蕃也

相與言於

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

行焯焯者

祝曰選述也焯焯謂其行之顯著者也。撰雖免切與撰同焯音灼

數十餘事

以升之於禮部而以聞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為文

說者不可選紀

孫曰不可選紀猶言不可勝計也

公卿大夫知蕃者比

肩立歎

一本無歎字有莫為禮部四字

為禮部者率蕃所以不合者以

是無成功蕃淮南人

樊曰此傳云淮南人下云歸養于和州和州淮南道也子厚作陽城

遺愛碣則云

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

蕃廬江人

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

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

孫曰不能自巳也

一日揖諸生歸養于

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

孫曰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為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

生城

樊曰貞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議大夫罷為國子司業

請留蕃

一作請諭留蕃諭字又一

作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

樊曰貞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為

道州刺史不果留

孫曰既闕祭酒城又罷司業不可留

歐陽詹生言曰

孫曰詹時為四

門助教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葵

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

字養也

惠之大小必以力復

復報復也

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

任勝也

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

樊曰建中四年十月

淫原軍亂推朱泚為主

泚此禮切

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

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

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

流行也

譬之水其為澤

澤澤腋

不

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

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

孫曰高山無擇於川澤溪澗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出雲為雨

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

孫曰彼謂爵位也

故凡貧賤之士必

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使其無

傳焉

一作無亦使其無傳焉

### 張籍遺公第一書

韓曰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為駁難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

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即謂此書也

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諛悅

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稱發其善教所不及施誠  
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是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  
不復以義是執竿而拒歡來者烏所謂承人以古人  
之道歟頃承論於執事嘗以為世俗陵靡不及古昔  
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為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  
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  
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人使人寢惑揚  
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

屠之法入于中國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沈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



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無裨於教也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為一書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學之所為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為多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駁雜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為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客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藝

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為猶以為損況為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為也今執事為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為或有不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為得也願執事絕博塞之好棄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辯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而為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

于時置不朽之盛業與夫不知言者亦無以異矣籍  
再拜

答張籍書

韓曰公佐戎汴州籍來謁公善之籍  
責公排佛老不著書公答書二首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衆人之中

衆人一作衆  
子一作人人

固有異焉

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  
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  
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

一云  
嘗有

意於吾子吾子闕然無言意僕之所以云云

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沉痾去

體痾病灑然若執熟者之濯清風也

孫曰詩誰能執熟逝不以濯

吾子所論排釋老

一有說

不若著書賢器多言

賈誼也。竊許矯切

徒相為訾若僕之見者

一本之作所字下無者字

則有異乎此也夫

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

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

軻所言焉耳

一作者耳

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

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之者亦有矣聞

而疑之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

其觀吾書也

書下一有可字

固將無所得矣

趙本無所為二字

為此而

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

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之不能也三十而立四

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

樊曰籍書

謂參戎府公書謂到公府皆指汴也按公以貞元十二年佐汴時年二十九故云

固有所未至

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

人之為無實駁雜之說

樊曰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據言有云韓公著毛穎傳

好博塞之戲張水部以書勸之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  
公酬答于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以呂汲公年譜考之  
則元和七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後云自吾居夷  
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子厚  
以永貞元年出為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  
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據言未可憑也○一本人之無  
字之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

同浴而譏裸程也

趙本作裸體也

若商論不能下氣

商字一作高者非

或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  
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張籍遺公第二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尊進之分復賜

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新見願  
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  
世相汙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曠  
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為言諭之不入則  
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夫處一位在一  
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入乃舍之  
猶有已化者為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

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為書為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為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為況有疾疚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為恐終無所顯于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于戎府當四海弭



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  
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  
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  
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  
之曷懼于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  
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于世必有所云  
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于師師之賢者其  
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為書

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  
後其徒為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  
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  
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  
言舉足不遠于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為戲也  
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  
矣苟正之不得昌所不至焉或以為中不失正將以  
苟悅于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  
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  
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  
哉

於字上一  
本有至字

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

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  
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  
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

言排之哉

孫曰昌言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猶公言也

言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

聲譎譎

切

交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必多矣必且以

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

且曰吾自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

孫曰史記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聲不

入於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

孫曰孔子適陳遇陳

被吳伐大亂故絕糧論語在陳絕糧云云

畏於匡

孫曰孔子將適陳過匡頗刺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

吾人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毀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論語子畏於匡毀

於叔孫

亦見論語

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

趙本云其躬也亦窮矣

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

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而行

其道則無所為書

為一作著下同

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

行乎後者也

一本所為作以謂後者也作後世者也

今吾之得吾志失吾

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

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

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

遽感感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

好已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

唐史有非好已之道勝也一句非

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所傳之

道也

一作之所傳者也

若不勝則無以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

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

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

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孫曰見詩淇奥之詞

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

韓曰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

一弛文武之道也

豈害於為道哉

一本作為害於為道哉

吾子其未之思

乎孟君將有所適

孟君東野

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五百家註昌黎文集卷十四



謹案卷十三第一頁後一行注安一作知刊本知  
訛之據考異改

第二頁後五行注一云一通以來按考異作為一  
通以來存異

第八頁後五行注則遠與臣不共戴天刊本臣訛  
巡按臣巡子自謂也據唐書改

第八頁後七行注事未詳知刊本誤綴知字於下  
句且字下據唐書改

第九頁後八行雖避之他處何益刊本雖訛獨據  
東雅堂及天德堂本

第十三頁前三行城中居人注一有戶字刊本脫  
一有戶字四字據考異增

第十三頁前八行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  
為兄按新唐書作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  
為兄存異

第十四頁後四行余抑王也考異從方本作王余

抑也以抑余余抑為互文叶韻意義為長存異  
第二十一頁後四行注司射奉中注矢所以投也  
刊本射說士又脫注字據禮記鄭注及本注体  
例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挹且注者注詩不可以挹酒  
漿按挹注當引洄酌挹彼注茲句為妥此註似  
誤存異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注一作指刊本指訛摘按摘

即今本可不復贅而天德堂本作揚今據改

第二十四頁後一行劾數慢文苑及考異劾並作  
諺於義為長此及注似誤存異

第二十五頁前六行掃澆下至二十八頁後五行  
光武時為議郎句上刊本誤入卷十四之一頁  
後五頁前據天德堂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二行注平劉展於淮南訛西按展  
揚州唐淮南道不應作淮西據唐書肅宗紀及

地理志改

卷十四第八頁前一行注一本霸上有興與二字  
刊本興訛相據考異及東雅堂天德堂本改

第十一頁前三行注正則獲吉刊本脫正則獲三  
字據禮記孔疏增

第十二頁後二行徧羣神刊本神訛臣據書經及  
天德堂本改

第十四頁前一行題注一本題作爭臣論按歐陽

脩與范司諫書司馬光通鑑及朱子考異皆作  
爭定是舊本當從之存異

第十五頁後四行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注一  
本言下再有言字據下文得其言而不言此句  
當再有言字考異亦謂無複出言字者非是存  
異

第二十一頁前五行自啟至於既葬刊本無自字  
啟下有殯字按考異引禮自啟至於反哭之文

謂當從方本作自啟於義為長今據改

第二十二頁前八行注一本作以所進業刊本以訛所按此即考異本也今據改

第二十九頁後二行盡在是矣謹論刊本脫謹論二字按篇首論曰此謹論自係當時應試體不應特刪據天德堂本增

第三十二頁後五行注請諭留蕃刊本諭留訛留論據考異及真德秀文章正宗改

第三十二頁後七行及三十三頁前三行歐陽詹  
生刊本訛歐陽生詹按歐陽詹生猶史稱轅固  
生之類考異已辨之今據改

第三十三頁後二行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刊本  
脫必字據文章正宗增

第三十八頁前六行夫處一位在一鄉刊本夫訛  
一據東雅堂及天德堂本改

第四十頁前八行下乃公卿輔相刊本乃訛及係



沿誤本之舊據考異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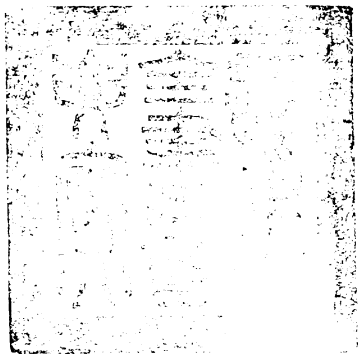
第四十一頁後八行注唐史有非好已之道勝也  
一句非按唐書既有考異及文章正宗並從之  
未見其非存異

第四十二頁前一行則無以為道刊本以訛所係  
沿舉正之誤據考異及文章正宗改

第四十二頁前五行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刊本  
武訛王據禮記改又能訛為及注文武不能也

文武不為也刊本能為互訛係沿方崧卿取論  
衡引此文闕董仲舒不窺園事能正作為誤本  
但舍前漢禮記而信後漢論衡又安知論衡之  
不誤且文明言記曰又安得謂用論衡非用戴  
禮也考異辨其非最為得理今據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周燮

謄錄貢生臣潘沛然